

止  
堂  
集

止

止堂集卷七

宋彭龜年撰

狀

同李臺法辭免再辟申省狀

照得謙等十二月二十六日准尚書省劄朝請大夫新  
除侍御史張叔椿奏臣蒙恩除前件差遣卽具辭免伏  
准省劄備奉聖旨不允臣仰承威命未敢再有陳請臣  
竊見本臺檢法官李謙主簿彭某以元辟官替移陳乞  
改差照得本臺屬官二員雖許臺長奏辟若所辟已得

其當難以數有更易緣此二人文學操履甚協士論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依舊在任伏候敕旨十二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謙等恭承恩旨至于稠疊再三違戾宜行重誅然臣之事君不惟以承命爲信而亦以盡己爲忠不盡所懷卽爲不忠是以不憚煩瀆再敢控陳謙等昨從事侍御史林大中奏辟入臺林大中旣遷謙等法合隨罷今來御史張叔椿雖再行奏辟緣謙等昨自人臺以來風憲之議無不預知其林大中所劾大理少卿宋之瑞回邪等事謙等亦嘗與聞今來林大中

旣除職與郡卽是以前所劾爲非謙等裨贊無狀豈得無罪若再從辟入臺是以裨贊無狀之人復誤憲府不惟累朝廷舉措之公而害謙等去就之義欲望特賜敷奏與謙等一在外差遣下御史臺別辟屬官庶得允當伏候指揮

同李臺法再辭免除寺丞申省狀

照對謙等具狀申尙書省乞免辟入臺陳乞一在外差遣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李謙除太常丞彭某除司農寺丞謙等以求去得遷實不違處未敢供職遂再

具狀轉申朝廷辭免新除恩命正月四日准省劄檢會謙等前月所申第一狀陳乞一等差遣第二狀陳乞在外差遣劄付謙等照會竊緣謙等昨來三狀申尚書省陳乞差遣各有事因第一次緣侍御史林朝請除吏部侍郎謙等係所辟官屬法當隨罷所以止申乞一等差遣第二次緣林朝請已除職與郡謙等爲屬無狀義當同出所以再申乞在外差遣卽不敢前後異同謙等緣正月二日所申未准處分須至再具申稟欲望檢照謙等前後所申特賜敷奏與謙等一在外合入差遣庶安

愚分伏候指揮

辭免除司農寺丞申省狀

正月初一日伏准尚書省劄除司農寺丞某祇省成命跼躄不遑伏念某近三具狀申尚書省乞免再辟御史臺主簿仍乞在外差遣方懼得罪乃蒙遷擢不勝惶恐緣某前狀所申不特以林侍御出臺法合隨罷實以某在臺之日裨贊無狀今林侍御旣以論事外補某義當同出若乞出得遷實所難處欲望鈞慈檢會某前後所申特賜敷奏與某在外合入差遣庶安愚分伏候指揮

辭免除祕書郎申省狀

照得某今月初四日伏准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彭某除祕書郎某微賤之官祇拜恩命自合卽日供職不當辭免緣某疎庸不學濫廁班行三年三遷蔑有補報近嘗控告朝廷乞一在外差遣繼蒙除丞農扈僅涉兩月復有此命晉遷之數本自異恩揆之初心委實難處欲望檢會某前來陳乞補外各狀特賜敷奏與某一在外合人差遣庶安愚分伏候指揮

辭免除起居舍人申省狀

某今月九日准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彭某可除起居舍人日下供職者某忽拜隆恩不勝悚懼伏念某學疎才下無以踰人濫廁班行疊叨遷用分當引去屢請未從方比懷慚驟膺拔擢竊惟記注之職士林高選顧如今日在廷之彥與夫寰宇未用之材若采其學識則某最凡計以資望則某尚淺雖蒙睿簡有此親除旣匪其人難以冒處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命改畀時髦庶穆師言少安愚分伏候指揮

再辭免除起居舍人申省狀

山室集  
某近狀辭免新除起居舍人恩命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兼職依舊者竊惟記注之官號爲嚴近倘非俊乂之士不在選掄故必屢試而後除皆有已事之可驗忽容晚進徑躡清班地望高而差擇之輕人物凡而陞進之驟自知不可公議謂何又況近時升嚴資格雖欲脫拘攣之敝以示激揚然反取妄庸之人恐啟僥倖敢貪寵利遂誤公朝輒申方寸之私不避再三之瀆冀回恩旨改授能賢庶使孤蹤獲安職分謹具狀申尚書省伏望鈞慈特賜敷奏施行

繳納右史直講告敕申省狀

某疎庸不才誤蒙聖恩擢寘右史效職以來今涉半年委無毫髮可以補報有靦顏面難以安職除已具奏乞賜竄黜外現已出門迤邐前塗恭俟威命所有現任起居舍人告并兼皇太子嘉王府直講敕須至繳納尚書省伏乞敷奏施行

待罪候車駕過宮申省狀

照對某昨同侍從入奏以論思無補居家待罪恭准聖旨令日下供職某嘗具奏乞車駕早賜過宮依舊居家

上堂集  
侯命四月二十七日再准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已降指  
揮日下依舊供職重念某身無寸長謬司記注嘗謂後  
之史官君舉必書謂之善于其職則可謂之忠于其君  
則未可與其必書以懲其失于後孰若熟諫以救其失  
于先故于効職之初嘗以此言具奏近日伏見車駕久  
不過宮委不忍書之史冊以玷聖德數竭忠悃妄有奏  
陳今既未聞過宮之期豈可徒舉載筆之職記君之過  
委負初心已同侍從人等入奏乞五月初一日過宮現  
依舊居家俟命

辭免除職與郡申省狀

某今月初九日內殿宣引嘗具劄子奏論知閣門事韓  
侂胄依託聲勢竊弄威福雖蒙容納未見處分闔門屏  
處恭俟誅夷今月十二日伏准省劄韓侂胄特轉一官  
與在京官觀某除煥章閣待制與郡某聞命戰惕不知  
所容恭惟皇上從善如流不間遐遠如某愚戇尤荷開  
容今既信用其言雖死無憾安敢復叨恩寵以爲己榮  
次對陛華承流重寄豈茲庸謬所可克當欲望朝廷特  
賜敷奏收回成命畀以祠祿使之少安愚分得以屏處

自修不勝幸甚伏候指揮

再辭除職申省狀

某近具狀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與郡恩命伏准省劄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伏念某空疎不學愚戇無用偶事潛邸誤辱眷知連月之間寵數狎至日思圖報不敢自安論建疎庸宜被訶遣尚容補郡本出寬恩某自初入朝資序甚淺猶未作縣謬列班行五年之間叨竊爲守揆之愚分已爲濫冒再勤威命不敢固辭惟是職名本待有功當去之人豈容冒此宜黜而陟恐累初政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令某止以現官界之小壘所有新除煥章閣待制恩命乞賜寢罷不勝幸甚伏候指揮

辭免贛州乞宮觀申省狀

某十一月十二日伏准省劄勘會知贛州衛涇已除太常少卿差下彭某合行赴上十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所在州軍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某照得昨准告授前件差遣某已兩具辭免未拜俞音某現爲庶官辭免之制不可煩瀆又衛涇現已陞辭合行赴上某尚有兩年之次可以尋訪醫



藥覲幸安痊由是不敢稽留威命久而不拜今來衛涇  
既除他官恭准指揮催發之任自顧某日卽病殘如此  
豈可復勝委寄跼天踏地殆無所容重念某才無過人  
不周世用誤蒙聖朝簡拔驟置從班坐累十年一旦起  
發昇以大郡切近鄉閭地望甚高俸入不薄使某自擇  
亦不能如此便利且某方被命之時計闕期尙有三年  
繼而現任并合赴上人相繼改除造化無心若有委曲  
某心非木石豈不能知甚欲黽勉稟承仰副朝廷錄用  
之意某嘗忝從列義不辭難若有使令安可辭避儻託

以疾病偃蹇臥家是名欺君罪在不赦某雖甚愚戇安  
敢犯此實緣某數年以來疾病交攻名狀非一頃者咯  
血之疾半年一發率以爲常今夏以來發作頓併數月  
之間已至六七近以心氣不寧其疾大作不免療以涼  
劑用之過當脾胃頓衰驟冒冬寒遂成脾脹飲食遽減  
一日之間僅能一食體瘦如削步履艱辛現今閒居專  
意醫藥尚費支吾若使之出從王事必至顛越況今顛  
州係是本路控扼去處兼制嶺外兵甲必得威望足以  
鎮壓才力足以酬應之人方能上寬憂顧而某形軀支

離人所輕侮精神荒曠事必曠瘵脫有意外必誤家國雖抵竄殛不足以贖是以忘其冒昧籲天以請不敢輒具奏聞欲望鈞慈特爲敷奏且與寢罷贛州之命若朝廷憐其貧病再畀祠祿使得一意醫藥實爲隆天厚地之施自此疾病苟痊雖繁艱任使所不敢辭伏候指揮

辭免除殿撰申省狀

某昨往省劄勘會知贛州衛涇已除太常少卿差下彭某合行赴上十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所在州軍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

某緣舊疾未痊再具狀申尚書省陳乞祠祿十二月二十四日准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除集英殿修撰依所乞宮觀某恭聞成命感極涕零伏念某蟻虱小臣屢犯威聽揆以臣子事君之義合受古人方命之誅乃蒙聖慈委曲全護念其犬馬之疾特推帷蓋之恩畀以閒祠已爲微臣再生之幸惟是論撰之職著位最清朝廷設此所以優待有功之臣而某起廢之初未效微力使之守地屢以疾辭自合坐其不恭豈可反膺異數乃是宜責而賞徇私妨公其在興起事功之秋恐失激勸臣

下之意所關甚大焉敢苟安伏望鈞慈特爲敷奏且令  
依舊祠祿所有除職指揮特與收回不惟朝廷予之不  
爲過恩抑使小臣受之不致傷義庶幾終始不累生成  
伏候指揮

止堂集卷七

止堂集卷八

宋

彭

龜

年

撰

經解

需 繇 辭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序卦曰蒙者蒙也物之穉  
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需  
何以爲飲食之道物之需于外者莫急于飲食故序卦  
舉其大者言之也卦本以需待爲義然必曰有孚者孚  
實也謂實有諸此而後可待諸彼也猶之萬物必有根

本而後可需雨露之發生使無其本焉何需之云故泛而言之必有其德然後可需時之用必用其人然後可需世之治必事其事然後可需功之成蔑無一焉而曰吾有所需非有孚之義也惟其有孚故光明而亨得正而吉雖天下之大難亦可以濟矣或曰時方需也何遽有光亨貞吉而又曰利涉大川則是欲使之見于用也豈不害需之義乎曰不然惟其需故能如此也聖人先言有孚則是其才足以亨且吉而濟大難者惟有此才而時不可乃能需以待之則其光亨貞吉宜也大川之

險非有才而能需者孰利涉乎

需象辭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五以剛實居中爲孚之象孚謂其中之實也需之所以光亨貞吉者政以五據天位之尊用正中之道以是實有之理需以待之耳然則所謂需者豈徒見險不進一無所爲之謂乎以此而濟大難宜乎其往而有功也何也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濟大難者決非輕于

犯險之人所能也

需象辭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象取雲上于天奈何坎為水也而升于天之上則為雲雲方升于天必待陰陽氣和然後成雨故為需待之象其曰君子以飲食宴樂何也雲上于天陰陽未和則尚未能成雨有需待之義亦猶君子蓄其才德而未見于施為也君子觀雲上于天需而為雨之象懷其道義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居易以俟夫命而已夫需者

蓋以其有而不用也有而不用者常懼夫心之不平而氣之易動心之不平而氣之易動雖需亦何益哉然則觀需之象而飲食宴樂真能盡需之道者也

需初九爻辭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初之需于郊何也謂其遠于險也郊為平曠安閑之地需而于是宜其吉矣而猶有利用恒之戒何也初以陽居陽好動者也凡物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使迫于險猶必知所憂懼而後能需今遠于險而性又好動難乎用恒矣處此者所以利之也爻

有以位言者有以情言者郊以位言初也利用恒者以其情而戒之也

需初九象辭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既不犯難自可无咎而又恐其失常奈何程子曰身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雖有所需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蓋用常之人不爲利誘不爲才役動循于理知其當需而需之初不待迫于勢之不可尼于時之難行而後止也使迫于勢

尼于時而後止則身雖不進而常有不自已之心其動也安保其不乖于理乎

需九二爻辭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坎爲水近水者則有沙二去險已近則爲需于沙小有言者謂小有言語之傷也言語之傷亦患難之淺者耳二近于險常患其心不寬平心不寬平則躁急迫切無所不至是故有常者乃喜于需寬平者乃不害于需所以初用常則无咎二衍在中則終吉然以初比二初去險猶遠二去險已近而初止

无咎二乃終吉何也蓋初則以剛居剛而恐其不能用  
 常故聖人發利用恒之戒而僅以无咎許之若二則雖  
 剛而居柔用中是已能寬平者也故聖人直許之以終  
 吉以是知需之善否不在險之遠近特繫所以處之者  
 如何耳

需九二象辭

象曰需于沙行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衍寬平也  
 人惟寬平故能需二以寬平居中安得不吉然則二何  
 以能寬平也二多譽者以其居下而在外自有寬平之

意而又以九居之為以剛用柔剛而能柔非寬平者不  
 能也

需九三爻辭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泥比之沙九近于水九三以剛居  
 剛而在健體之上輕進易動理所必有故有致寇之象  
 焉險猶在外自我近之故曰致然無凶咎之辭而聖人  
 之于象又許以敬謹不敗者雖迫于險猶能需也但患  
 剛躁而不知敬謹耳敬則用心不貳謹則遇事不輕以  
 敬與謹而處患難喪敗可免矣夫自我致寇無復可逃

處之有道猶可免敗與夫陷身于險不知改過以致殞滅者豈可同日而語哉聖人憂患天下之意尤于此爻見之

需九三象辭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其曰災在外奈何謂在險外而未陷于險也所以猶許其敬慎也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三之逼近于險乃我自致之苟能敬慎則所以致災者亡矣故不至于敗也聖人教人以去災之道如此可謂愛之之至矣

需六四爻辭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血者陰陽爭而有所傷也穴者物所安也四固安其所者然已居險體三陽在下陽姓好進進而遇險無有不爭若需于是則有傷之道焉故必出自穴而後可也穴者物所安也以六居四爲以柔居陰又在上卦之下乃安于此者而能畏避三陽出而避之則不至于凶矣聖人教人以需而此乃教之以出奈何必知此義而後可以需也未入險中故可以需若已在險而需是爲需于血矣



需九五爻辭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五以陽剛居尊位無施不可何復需之有而乃云需于酒食何也天下之理固有當需者也于當需之時無所作爲惟飲食宴安和平其心以俟之此需之正者也安得而不吉人君所需其大者不過天時之未順民心之未得諸侯之未懷夷狄之未服如此等事使其心不和平有待而發其禍將有不勝言者五居中守正旣得需之道舍和平心志之外無他事也故有需于酒食之辭酒食但指日用不可無者而言如

詩言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相似以見其無所作爲靜之至也楊氏乃引小雅燕羣臣樂嘉賓之事以爲說則過矣

需九五象辭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此言中正奈何謂其居中得正也旣居中得正則所需何往而不遂故必如五之中正而後可以需于酒食若謂其徒餽啜荒澆而已則所需乃凶之道也

需上六爻辭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自初至五皆有所需至上則居險之終當需之極險終則無所需需極則有所得又以柔居陰宜安其處矣故爲入于穴穴物之所安也奈下之三陽本非在下之物徒以坎險在前故需而不進今險旣終矣需旣極矣三陽上進不待促之而自來矣當是之時上將安處哉儻自知其陰居陽上處非其位不與之校敬以待之則亦庶幾其無失矣蓋上以柔居陰非與物競者也故敬則終吉焉大抵需與訟義正相反需則不爭訟則爭矣惟其不爭故

雖陷于險而亦可以免惟其爭故雖已受服猶將褫之人當需而不能需則入于訟無疑矣可不戒哉

中谷有推首章

中谷有推曷其乾矣有女叱離慨其嘆矣慨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興也水所注曰谷推芡蔚也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曷燥也叱別也慨嘆聲推生谷中旱之所難及也今曷其乾矣乾者本無滋澤易于曷也以推之被曷興夫婦遭艱難而相棄故叱離之女慨然興歎傷己遇人之窮厄如此人蓋指其夫也

中谷有蕓次章

中谷有蕓嘆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歎矣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矣興也脩長也物之長者先受日故易嘆條歎貌歎蹙口出聲也歎之悲恨深于嘆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爲善事凶禍爲不善事也夫婦遭饑饉而相棄乃薄之甚者而詩人止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曾無怨懟已甚之詞可謂厚之至矣

中谷有蕓三章

中谷有蕓嘆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興也旱甚則蕓之生于濕者亦不免矣啜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矣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于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詩人舉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以爲政荒民散將無以爲國矣湯初征自葛而至于攸祖之民室家相慶豈無爲而然哉

狡童首章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賦也  
孔氏云狡童非有定名山有扶蘇指忽所美之人此蓋  
指忽也童小子之稱經傳言人無所知多目之爲童如  
易以六五爲童蒙左傳謂魯昭公十九年猶有童心之  
類是也是詩以狡童指忽蓋譏其無君道爾

狡童次章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息兮賦也  
息喘息也食謂不與之食天祿也詳味此詩懇懇之意

其愛忽也至矣而終斥之爲狡童何也忽不能盡君人  
之道而詩人不失愛君之義目之爲狡童者天理之公  
也愛之至于不能餐不能息者天理之正也雖愛之至  
亦不敢沒其實此所以爲詩人之性情歟

雞鳴第三章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賦也夜  
將曰而曰蟲俱作薨薨衆也予女自謂子指其君子而  
言蟲飛薨薨則東方旣明之時予豈不欲與子同夢而  
寢哉羣臣之會于朝者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事不可

不卑作也豈可以我之故而令人憎乎積此懇惻之意真足以感動其君子也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而難者動之最早者也故以雞爲夙興之候凡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君子之聽朝皆于是節焉蓋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清明湛然以觀理則理明以理事則事治至蟲飛薨薨之時而猶留連衽席之欲則其昏可知矣此賢妃正女所以必于是時致其警戒之意歟毛氏曰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語雖近而意遠真得此詩之大指也

### 講義

#### 潛邸講堂王霸辨釋義

前日蒙大王出示王霸辨仰見學得其要不勝悅服但王霸之分雖不過公私兩字亦要人別得分明如齊桓公伐楚責之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此舉雖然似公其實欲假此服楚以霸諸侯卻是私意所以爲霸古今辨王霸無如孟子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無所爲而然也以力假仁者有所爲而然

也且舉眼前事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若是自家心中真的見得孺子入井實是可惜卽是元來惻隱之真心無所爲而然故謂之以德行仁若是心中欲救此孺子以納交于其父母欲要譽于鄉黨朋友卽是有所爲而然故謂之以力假仁者此便是天理人欲之分須是日用間仔細點檢若是此心發于無所爲從而充養不要間斷如此卽入王道若是此心發于有所爲能自警覺不遠而復卽不陷于霸道每于發處便下工夫大抵一日之間一念之發無所爲處

絕少有所爲處甚多不可不謹也王霸之分在此而已

宜春講義發辭

讀古人之書當知古人之心心也者乃聖賢傳道之實地也苟不得其心則雖親見其人聞其言且不能無疑而況于書乎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夫所謂其人者非特指方策之文武也方策之文武已亡而吾心之文武猶在是烏可不察也哉孟子七篇之書人能誦之然知其道者絕少非其書之果難讀也知讀其書而不知存其心耳試與

諸君舉其切近者言之其書有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夫舜跖之聖愚易分而一念之善利難擇孟子循其一念之差極之于舜跖之別其所以拯揅衰世扶持人心者明白蓋如此諸君果有意于斯乎平居暇日試察其一念之所從起如哭死而哀見親而泚感孺子之入井而怵惕初無爲而然者無非善也而其所謂利者非特殖貨財貪名位而已凡哭死而爲生泚顙而爲人見孺子之入井而欲內交欲要譽有一毫計護之心者無非利也善則充之利則遏之精察于毫釐之間而不忽于隱微之際則吾視聽言動無非七篇之書而何講誦之有不然某今日之云云蓋有所不得已也

孟子好辯章講義

詳觀孟子此章大指蓋示天下以明人道立人極之法也夫人得天地之正氣以成形而禽獸則得氣之偏者也人得天地之正理以成性而禽獸則得理之偏者也人道盛則世亦從而盛人道衰則世亦從而衰此一治

一亂所以分也自古聖賢易亂爲治必自此始所以堯當洪水未平之時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舉舜而敷治焉而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使禹平水土使稷導稼穡又恐民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也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自堯之後凡君天下者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則治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則亂故夏季之君不能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及湯克夏則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海又作三風十愆之戒以警後嗣堯之道也商末之君不能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武王既克商則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堯之道也上下二千餘年如出一轍及至後世邪說旣作人心先壞三綱五常日就淪斁內自閭門外極四游往往皆淪胥于禽獸之行不自知覺自孟軻而下在下者無復以王道開導人心在上者無復以王法紀綱人道所以乍治忽亂不能長久然其治也未嘗不由王道之明王去之行其亂也未嘗不由王道之晦王法之廢而所謂王道者莫要



于三綱五常所謂王法者立爲品式條目維持此道者也舍此則率天下而爲禽獸亂亡無日矣孟軻之辯楊墨政以其弊至于無父無君則于禽獸又何擇哉後之君天下者欲識治亂之分其于此焉辨之足矣

進故事

此首從名臣奏議補入附講義之後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章臣龜年曰盈之此說乃後世不能復古之根本也凡古制之所以壞者必有私情蠹之私情不能去而求復古無是理也盈之既知什一之不可重關市之不可征亦知民之不堪而古之嘗

復矣在戰國時如盈之用心者豈不可進而孟子闢之如此其嚴者政恐其有所牽繫也盈之所謂今茲未能者果何爲哉不求其所以未能者先去之而徒欲少損以收復古之名此君子所甚惡也蓋是非不兩立公私不錯施邪正不並用一廢則一興一消則一長所以古人謂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未有惡未去而能爲善者也謂之今茲未能則是其爲國猶有資于橫斂而但欲少損以俟來年而後去安保來年不復矣乎奈何世之謀國者多爲此論

以其易入也聽人之謀者多喜此論以其易從也若井田法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之說若古人節儉什一而稅如太古難宜少倣古以自節之說世皆以爲通于世務不知自今觀之果何益哉不特謀國如此人君子于遷善改過之間而一爲此論所惑則亦將因循苟且展轉汨沒卒陷于過失而已耳可不戒哉

止堂集卷八

止堂集卷九

宋

彭

龜

年

撰

策問

策問十道

問榷茶非古也始唐趙贊議稅天下茶以爲常平未竟而罷貞元九年乃定爲三等之法歲得緡錢四十萬而陸贄請儲以備水旱初不以爲非也然則天下之利取之有名用之有道雖憂世之君子亦不之責歟自唐以來茶之法蓋屢變矣始則十稅其一未幾十增其五人

固以爲厚也及王涯變稅爲權而天下怨之李石爲相始復貞元之制然自是而後禁私販至于死罪增稅額至有賸錢亦幾于甚矣本朝先用權法淳化中乃令商賈買茶于闌戶輸錢于官場謂之貼射自交引行而貼射復廢然大率皆權也其後以權爲不便易而爲稅然則唐之法蓋由稅而爲權權不便而復稅本朝之法蓋由權而爲稅者也今日其用權法乎用稅法乎以爲權耶胡爲有產則有茶租以爲稅耶則復交引以防私販何耶抑權稅之法參用之便耶不然有是有非當有所

去耶側聞藝祖平蜀盡蠲苛斂茶遂無禁已而好事者始復議取而負販失業之民往往犯法近日湖湘亦有挾此以爲盜者搢紳士大夫頗思所以更張之而未有策也或曰山澤之利不可專也盡利于民民將安逃不可不少弛也或曰國用猶有未充歲入不能盡損與其捐山澤之利以優末孰若輕農田之征以重本其說將安從乎諸公懷有用之學以待上舉試爲有司籌之問古之所謂公私者誠難言也管叔周公之兄也而誅之人以爲周公之公也然大封同姓五十三國亦周公

也親也而誅之以爲公則其封之也亦可指以爲私乎  
周公之心殆不然也詩人所以譏尹氏太師不過瑣瑣  
姻婭之膺仕爾然祁奚舉其子而乃不害其爲公何歟  
宋璟請放叔父未免爲避嫌爾避嫌非盛德事也若上  
下俱存形迹所憂詎不大歟崔祐甫相代宗未數月舉  
八百人多涉親故代宗詰之祐甫曰選擇百官不敢不  
謹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材行前輩謂天下之賢非  
一人所能盡也若必熟其材行而用之則所遺亦多矣  
其論似中祐甫之失然不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

舍諸乎古者設一相而止至中古始分左右聖人之所  
謂公者蓋如此也近世乃裂宰相之權于三省然中書  
出令則又有舍人之批敕門下省審則又有給事之封  
駁尚書奉行則又有御史之論奏其意非欲爲是紛紛  
也抑欲參同異廣忠益求以盡天下之公焉不然權萬  
絕嘗幼房立齡王珪內外官攷不平而魏徵以爲立齡  
肆所放豈無一二人不當察其情終非阿私使推之得  
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委任大臣之意徵之  
所慮誠識大體然與所謂上下相維之意寧不悖乎必

欲下盡同異之情上全體貌之節如之何其可也漢唐之亂皆以朋黨朋黨誠不得爲公也然識者乃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抑何歎商之離心固不足以當周之同德然同者未必公而異者未必私也不直此爾科舉自公薦而爲覆試自覆試而爲別試自別試而爲糊名銓選自品格而爲停年自停年而爲長名銓注自長名銓注而爲循資其法益嚴其制益密當不得行其私矣而得人反不如古是又何也抑公道之行不在茲歟或時世有異同而公道不得行歟幸具言之以助有位君子

子欲張公道之意

問道弗自五典非道也士弗究五典非學也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敢問五者之行孰爲知孰爲仁孰爲勇而所謂一者又何在也謂無異道歟吾嘗學之矣輕重隆殺何其不齊也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父母宜無異也而聖人乃曰資于事父以事母喪母以期以父在焉故也則尊莫先于父矣然樂書將載晉侯其子名而斥之君

子不以爲不孝則父子之道有不得行乎君臣之間也君臣爲重矣然詩有之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傳亦有之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反朋古者至以君臣之從違參之朋友之是非而取決焉不敢詭隨于君以得罪于朋友則朋友亦不得爲輕矣然兄弟急難而朋友雖良不過永歎以義合者又豈得與天屬之愛比乎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自天屬之愛言之父母所不欲與己所宜不待較輕重而知也然舜乃不告而娶何也周公之于管蔡雖兄弟不

敢愛焉豈又有重于父母兄弟者乎以子思所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孟子所言貴貴尊賢之義毫分縷析愈微愈精此殆其大凡也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是數者固皆以善爲主乎然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安知所謂一者而求以協之耶抑輕重隆殺雖曰不同而所謂一者固行乎其間耶君子每教人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求所以樂者苟不擇善而固執之樂安從生哉國家學校所以明此也願與諸君講明之毋曰今日所較者藝爾

問書所以傳道也非書道其不傳矣乎三代而上易惟有畫而已禹敘九疇更數百年乃衍于箕子當時之書可謂少矣而知道者相望于世周衰孔子負帝王之學卒老于行于是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反視三代書莫備于此也然三千之徒惟以四代禮樂語顏淵而可與南面僅僅仲弓一人異時才難之歎誠有味其言之視其書則多于前攷其人則衰于舊道益明于書而人之知道者益鮮是何故也不寧惟是當漢之初壁書未出諸不在六藝之科者紛紛于世五經異同石渠猶

未論也而董仲舒出焉其後如劉向揚雄皆號博極羣書然概之仲舒尚未可謂知道本朝盛時學于太學者至手抄公穀後漢書以讀未幾書盡摹刻往往易得自劉氏爲七經小傳以經名家者皆有訓義歐陽氏程氏王氏蘇氏其最著者也雖其學深淺不同然其間析理精微守道純固者自漢以下諸儒鮮能及之本朝學術遠繼三代實發于元祐然一時人物其所植立卒不盛于元祐之前何也豈道之明晦不係于書之多寡歟抑得之易故索之亦不精知之不難則守之亦不固歟將

讀書固自有道不在乎佔畢之間也古者士既學經則所謂疏通知遠廣博易良之類發見于外誠不可誣而其未學也亦必視其性情之所宜求以矯其太過而濟其不及不如後世徒事涉獵而已或者亦每罪教之者以科舉而責之者不合乎性情也近世固有學道山林不苟求仕者朝廷固起而用之矣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有司固願聞諸君之有得于書且以其所疑告問孔子教門弟子必以仁其目固不等也然究其凡近之語不過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是人無不可爲也而顏

子至于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力如此其苦以顏子且爾則他可知矣異時所謂以我爲隱乎者必其門弟子嘗有是疑也孟子言必稱堯舜而極其所以爲堯舜之道則不過曰徐行後長而已夫徐行後長塗之人皆能之何其易也而公孫丑乃曰道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何也夫聖賢常示人以所易而學者常學之以所難豈易之中自有所謂難者存乎然則非用力者不知也諸君學于斯久矣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固斯道之所以行也諸君今日之所難者何歟先



難後獲願與諸君勉事斯語毋徒曰今日所較者藝也  
問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  
以明人倫也三代之學豈徒呻吟佔畢如後世而已人  
倫既明則自閨門達之天下自徐行後長循而至于聖  
人之天道同一塗轍爾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獨不在  
茲乎後世學校直名存耳然名之中苟得其實則效驗  
之應亦隨其實之深淺而著漢自武帝興太學至光武  
時始盛明帝幸辟雍親自講經近于好名然能屈身養  
老率士以行由是士以廉恥自將取重于世至延熹間

清濁相形風俗激矣雖因是啟搢紳之禍自古論士氣  
之振亦鮮儷焉唐太宗大增學舍差擇名儒以爲師表  
攷其制度未免誘士以利祿然嘗讀韓愈進學解則知  
當時取士猶兼行藝也故朱泚之變何蕃一叱而六館  
之士幡然徇義然則學校教養抑計其名乎抑計其實  
乎本朝學制文行兼采凡月書季攷不惟屑屑于詞章  
之中法亦當察閨門鄉黨之行無玷缺者第有司視爲  
文具弗深攷耳而士相與從事于學亦惟文之工拙是  
講是究抑末矣于末乎何取本之不立而徒溺于文浮

靡勝而質實衰無怪也今欲一變此習何修而可將甄別其履行以示勸耶有志于實學者亦惟嚴于幽獨不事表暴特未易知也標榜一立或長浮僞其爲世害又甚于文使聽其自修則悠悠之病夫人有之又懼其曠而終無以立也夫離羣索居學者所患然羣居可樂亦可懼也相觀而善願與諸君共慮之抑以自警焉敢問問漢陳平論宰相之職詳矣其言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稱其職不知相之職止于此乎抑又有大者

乎或曰兵者國之大事相所當知也自禹征有苗周公東征下逮春秋凡秉國成者蔑不從戎惟晉尤著然攷之周禮天官冢宰及兵事者政典以平邦國一語耳而宮正酒正之賤九嬪世婦之褻下至屨人亦屑屑領之而獨于兵不詳豈兵猶未得爲大事耶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謹其身而輔翼之以歸諸道者也周召相成王實尸此責而後世乃以屬經筵故前輩謂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在經筵豈不與古異乎古

者天子諫臣七人說者謂卽四輔及三公也而後世有言責者獨諫官耳故前輩謂天下之事惟宰相可行惟諫官可言又豈不與古異乎是二者尤國家之大事獨不得使之如古何耶豈時有不同故事之先後緩急不得不異耶或大本旣正則其末自舉耶願具言之

問孟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道郵之貴乎速也尚矣在春秋時曰傳曰遞曰驛其制雖不詳大抵皆以速也攷之于漢有驛有郵驛以居傳置郵以行文書然有傳有置有馳有乘有輅而又有二乘六乘之別何

耶旣有郵矣其後又置騎又何謂耶京房請乘傳奏事不可乃得因郵上書漢之傳法似嚴于郵然當時吏有郵書掾府有督郵至以太尉法曹專主郵驛科程則其視郵置亦不輕也趙充國自金城上屯田奏臣報下才七日不可謂不速而河內太守尙私具馬以爲驛非猶以爲遲耶本朝有驛有遞然乘驛之制今徒名存惟遞以上下四方之奏報有不容苟郵卒厲他役之禁私書重擅入之法率兩州專一官以攷稽違而又莅之以守若倅督之以監司而間察之以王人抑已嚴矣然文書

遲緩卒不能革或曰漢五里一郵今之遞亦太疎矣何以責其速欲增遞而益卒則現卒尚無食以給可復冗耶漢嘗置驛騎矣國初遞有馬有步馬闕則取之羣牧司騏驥院後或配之民間今以卒代馬何怪其期會之不如律也若用舊制豈不益重州縣費乎或曰唐給驛田今官田所在而有亦可復給否耶諸軍及牧守開別置卒如漢私驛似若便矣或者又謂私驛旣通遞制益弛亦果然否天下之勢當使如脈絡貫屬而郵置者蓋脈絡之所以行者也抑何以使之不壅耶幸詳以告

問有氣節之士有功名之士嗜功名者多不拘轡而負氣節者亦少能自致于功名何也昔者曾西艱然不受管仲之擬己而乃不敢自比子路自九合之功論之子路固所未有然正縶之死仲亦未必能也聖門學者去取乃如此豈無說乎漢之王陵陳平周勃三子固嘗自相訾訶矣卒之成安劉之功者平勃也而王陵無與焉然有識君子竟以王陵之事爲正何也豈功名不足論乎魏相爲漢名相事業與蕭曹並後世莫及也然有所奏請多因之許伯輩蕭望之不肯附麗許史而風聲凜

然卒斃于小人之手竇武陳蕃以黨人之故欲盡誅中  
常侍反爲搢紳之害不細而陳寔獨以交張讓由是多  
所全宥若以成敗論之則望之武蕃直一淺丈夫耳其  
然豈其然乎唐張易之嘗從容問狄仁傑自安之計則  
仁傑于易之分不疎矣反正之事實因易之闔其端倪  
而後仁傑得以自盡其說方仁傑周旋局促于羣小人  
之間豈能如裴炎輩明目張膽激貪立懦而五王之功  
竟成于仁傑豈功名之士未免有所避就歟裴度淮蔡  
之績史歸之斥罷監軍及觀其論皇甫鎛程異斥魏弘

簡似非乏氣節者至于敬文之際羣凶縱橫度任上相  
若無預焉何也以度平日料之當不若是豈亦欲爲仁  
傑之事不得遂歟幸則爲仁傑不幸則爲度然則有志  
于功名者固未可必也而氣節一隳終身不復士大夫  
果安所去取耶夫士大夫而乏氣節本非一世之福而  
徒悻悻然求以自免于名教而無所就亦有益于世否  
乎諸君問仕之始願相與商之以觀所決擇焉

問古有農後世有兵古非無兵也寓于農爾後世知有  
兵而不知有農雖謂之無農可也古者寓兵于農之利

可觀已自秦以三晉之人事耕稼以秦人事攻戰而兵農之分已胚渾于此漢之兵制雖不能盡更秦舊然兵之大體尚寓于農焉故高帝謂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文帝與郡國爲銅虎符政爲發兵設也是以高帝方有事于楚之時雖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調之事竟則罷武帝從王恢之議以三十萬屯馬邑單于旣走則亦罷其兵發兵罷兵才一月間爾豈如後世之終身衣食縣官而無所歸者乎董仲舒已謂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則兵出于農在漢

已有未便何也自漢而後惟唐以府衛寓兵稍合古制然至太宗時馬周已言徭役之繁數不十數年府兵法壞衛士稍稍逃匿至開元而宿衛遂不給矣豈人不利于兵故至此乎攷之杜甫數詩則當時從軍者之情狀使人有不忍于中焉然則兵果不可出于農乎抑漢唐所以制之者非其道乎若信以爲可出于農也何爲古者用之數百世而不見其敝後世釀農以養兵似便于古矣而亦不利焉何也古者有事則有用兵之費無事則有裕民之政自兵農一分而兵之衣食雖無事不可

廢也以聖天子焦勞爲民而煩租苛斂猶有不能去者一欲有所蠲免非斥內帑以補有司之經費不可也非以兵乎此一事也古者壯則集而爲兵老則散而爲農而今之兵雖老不復農矣汰之于行伍而養之于州縣不汰則無用不養則無歸然汰之者未免增卒養之者未免增賦此又一事也夫兵出于農則賦輕兵不出于農則賦重理勢然也今賦旣重矣而沿邊州郡又有民兵焉非已甚乎本朝韓忠獻王自謂得養兵之說以民雖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亦知民之不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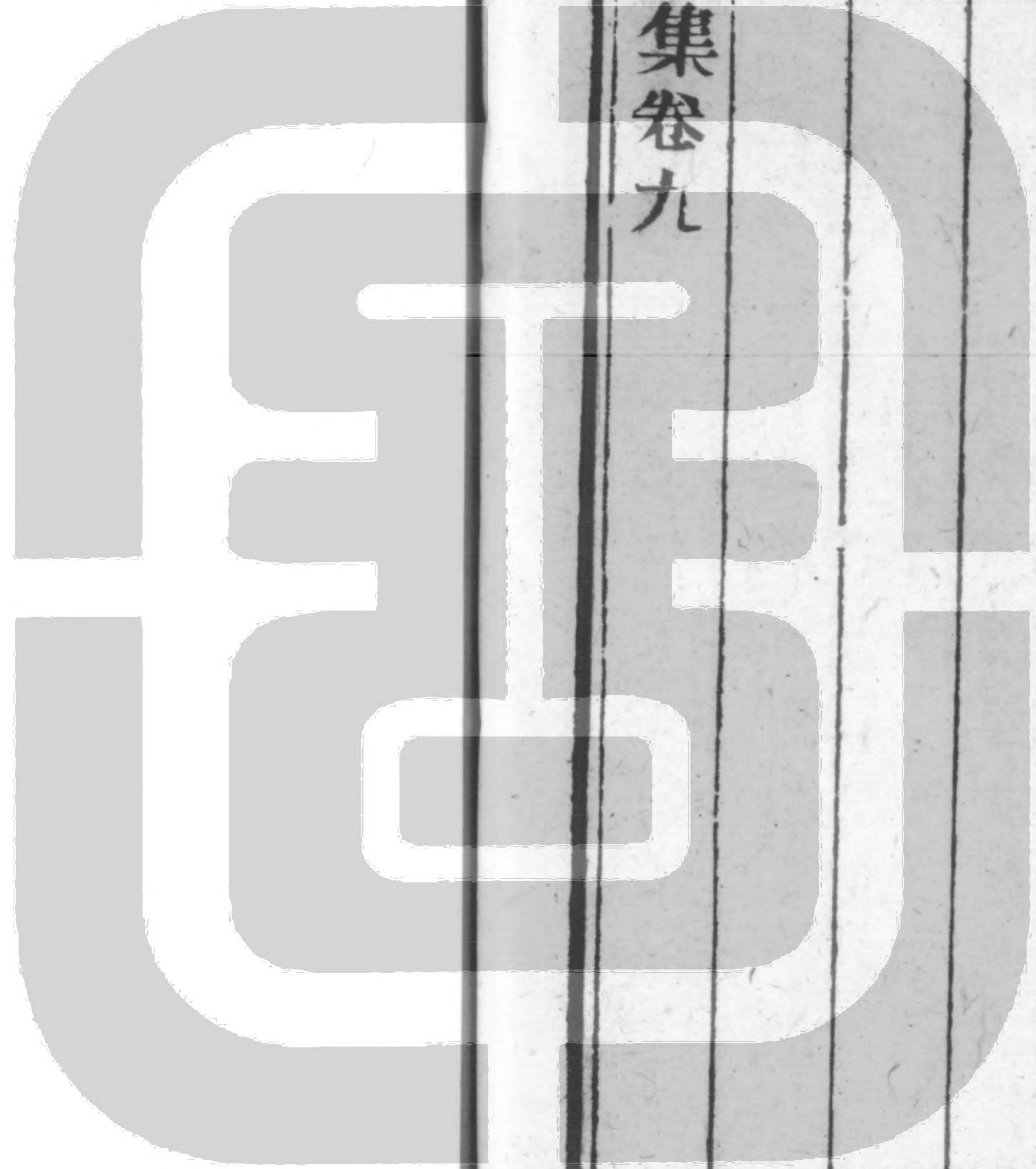
兵利矣然竟刺義勇何也亦有不得已歟此又一事也夫欲盡如古者寓兵之制則非惟有駭民之疑而現隸兵者亦恐無以處之欲一仍今制則又有前數事不可不亟圖者無已則屯田營田亦有可議者乎屯田營田雖非寓兵于農之制而有寓兵于農之意君子猶善之然今日曰屯田營田爾其賦之民何也抑兵一隸籍則于耕耨之事有所憚而不肯爲歟諸君通于世務願共講明其當以紓今日之憂

止堂集

卷九

法  
吳奇維校

止堂集卷九





程